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帝系門

外戚下

上哲宗論韓忠彥為左丞以其弟嘉彥尚主未

當

傅堯俞

臣伏見近除韓忠彥為尚書左丞繼又以其弟嘉彥尚主

物議籍籍以為未當臣不敏不敢臆度其是非臣竊謂李德裕實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他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詣第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於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况君舉必書而書事必謹其始陛下自臨御以來勵精政事未有過舉而首開此塗異日援以為比其弊將深且書於史冊云始於陛下使後世指為譏議顧不惜哉願陛下

深思之陛下用臣輩為聰明臣苟知而不言負陛下之罪

不容誅矣

元祐四年六月上  
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罷韓忠彥政事

范祖禹

臣伏見韓嘉彥已宣繫授駙馬都尉其兄忠彥執政祖宗  
以來無此故事陛下動遵成憲懋建大公豈可使後世姻  
戚預政自今日始夫祖宗舊典君臣當共守之而不可隳  
也伏乞罷忠彥政事以為後法

元祐四年七月上  
時為右諫議大夫

同前

范祖禹

臣竊聞韓嘉彥已選尚公主此先帝遺意而陛下成之  
韓琦勲在王室其子尚主天下之人誰曰不宜此於太  
皇太后陛下為至慈在皇帝陛下為至孝然臣伏見國  
朝以來祖宗諸公主婚姻之家皆無預政事者今嘉彥  
已選定宣繫而忠彥執政此非祖宗故事不可為子孫  
法使後世姻戚預政自陛下始臣竊惜之陛下一言一  
動當以祖宗為法況執政繫安危治亂最為大事一開  
此例後不可止陛下自聽政以來於親戚無毫髮之私

天下之人無不服陛下之至公今獨於韓琦如此非以報功也陛下念琦之功富貴其家可也至於執政必選天下之望不可專以勲舊如是趙普曹彬子孫何嘗執政豈是祖宗不念功乎自用忠彥以來外議籍籍至今未已今國家既與之為婚罷之有名陛下欲富貴之但使曾歷執政與之前執政官無所不可若必待其有過然後黜之則已傷恩是欲厚韓琦之家反薄之也不若保全忠彥無使至於滿盈顛覆臣今已蒙除新職罷言

職不當更論執政然臣前上殿已嘗面論今又變祖宗  
故事所繫甚大雖欲去職不敢不為陛下一言臣與忠  
彥是親素無嫌隙但不忍上負陛下任使不欲陛下有  
所不知耳今在朝廷之人多出於韓琦之門雖忠彥不  
協人望以琦之故皆莫肯言亦乞陛下知察祖宗以來  
無疆族根據朝廷今忠彥執政弟尚公主恐權戚太甚

宜防其漸

元祐四年七月上  
時知諫議大夫

上徽宗論士大夫交結向族子弟

鄒浩

臣伏見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權同聽政所以協濟艱難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本朝故事惟慈聖光獻皇后垂簾之日與章獻明肅皇后宣仁聖烈皇后事體稍異然猶久之方始復辟今皇太后乃深自退託不敢引三后為比初降手書期以祔廟禮畢不復與政既又不候祔廟亟踐初言自古以來方冊所載母后之美未有如皇太后功德如此之盛者也易曰進退不失其正者其



唯聖人乎皇太后可謂不失其正矣普天之下雖三尺童子尚知歌舞稱頌況忠義有識之士哉陛下天性仁孝思所以報功德者甚切是以向宗回等以次超擢莫不曲盡其厚雖非陛下以此為私而宮禁之間所以奉皇太后之歡心者無所不至蓋可推此而知也今士大夫或不深惟陛下厚待母族之意往往奔走其門務相交結甚者陰使腹心密致誠款似欲因緣勢力以為進身固位之地一時公議頗亦疑之然臣聞舊來向族子

弟所為稍有不善皇太后必遣使切責以此人人畏懼  
唯務寡過而向宗回等又素以修飾見稱于時縱使士  
大夫切於自謀決不為之改操但恐向族子弟至多其  
間豈無思慮不審之人萬一為士大夫所誤不能遠嫌  
以動公議臣寮有以聞者不知陛下何以處之若不行  
則無以正祖宗之法度若行之則無以慰慈闈之至念  
不唯陛下難處在皇太后處之亦甚難也且陛下之立  
也大臣固有異議者賴皇太后以宗廟社稷為心斷然

不搖大計以定而陛下既立之後天地協應人心自歸  
六合之間盡為和氣故雖蠻夷戎狄遠在聲教之外亦  
莫不稽首面內幸不世出之遭遇是則皇太后之功德  
又孰得而形容之邪功德如此皇太后乃委而弗居深  
自退託雖帝堯之克遜大禹之不伐何以復加方且含  
飴弄孫尊享太平之福與陛下同之如天長地久安可使  
難處之事輒有聞於天下乎臣愚伏願陛下於從容省  
侍之際密以此事稟皇太后乞自皇太后密加覺察若

外議無實則已果有其實乞自皇太后密加訓教以杜其漸庶幾外則不廢祖宗之法度內則不動慈闈之至念使天下咸仰陛下奉親之聖孝咸仰皇太后立子之功德永永萬年無有窮已而向族子弟保其令名亦有無窮之顯豈不美歟臣昨以罪遠竄分死瘴鄉蒙恩生還復以舊職實在陛下即位之初皇太后垂簾之日今身體髮膚皆陛下皇太后之所再造所以圖報大恩尤非其餘臣寮之比若於此時有所見聞噤不敢口至它

日臣寮有奮不顧身而言者然後亦從而言之則臣之  
罪大矣敢不豫以奏陳伏望聖慈赦其狂妄而納其愚  
忠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元符三年六月  
上時為右正言

上徽宗乞罷王師約樞密都承旨

陳瓘

臣聞成王即政之初羣臣進戒之詩曰陟降厥士日監  
在茲蓋言陞黜人材上合天意然後可以慰天下之心  
初政之所宜謹無大於此也臣伏見駙馬都尉王師約近

除樞密院都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違神考設官之意  
臣不可以不論也本朝矯衰唐之弊駙馬都尉無有任  
權要者惟王貽永尚太宗女鄭國公主一年而主薨貽  
永即納所賜第後三十年乃歷邊任仁宗知其賢擢任  
樞密當此之時貽永名為帝壻實已疏外今師約賜第  
猶存而未歷邊任豈可用貽永之例而遽擢於樞密之  
地乎神考詔樞密院置都承旨以文臣為之副承旨以  
武臣為之或叅求外戚之可任者以充此選然一文一

武不相紊也今以師約據文臣之位豈神考設官之意乎陛下遠師堯舜近法祖宗四方萬里無不延頸舉踵以觀初令未拔寒俊而遽以姻戚先之巖穴之士將何望焉三省樞密院進擬如此失天下之心矣願陛下守祖宗用人之法稽神考設官之意罷師約新除以允公

議

元符三年八月  
上時為右正言

同前 係第二狀

陳 瓘

臣十二日曾具奏狀言駙馬都尉王師約除樞密院都

承旨非祖宗用人之法違神考設官之意乞行寢罷未  
蒙施行臣所當論未可已也師約在元豐中嘗為神考  
之所試用其人修謹寡過士論亦頗與之然而臣之所  
言非論師約之賢否特以初政用人不循舊章未拔寒  
士先擢姻戚恐失巖穴之心以為廟堂之累區區之忠  
非立異也若蒙陛下採狂瞽之言寢已行之命則用衆  
從善實為兩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罷師約新除以全

初政之美

元符三年  
八月上



上徽宗論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

陳 瓘

臣聞知幾而預戒則君無過舉先事而早諫則臣無智  
名君明臣良上下兩得治道所以隆也臣以駑散之才  
冒處言職適遭明聖之主竊慕良臣之義事有臨機不  
當默者安可有待而不早言乎宋有天下一百四十一  
年矣太平之久堯舜三代乃至漢唐皆不及也譬如安  
樂之人年過百歲尤當兢兢畏謹護養元氣無使疾患

乘間而入則愈老愈健永保康寧之福矣祖宗以聖繼  
聖古無有也母后繼有聖德亦古無有也天覆地載一  
健一順萬物生成各遂其性至神考而治道益隆至皇  
太后而家道益光可謂盛之極矣盛必有衰安可不預  
戒乎漢之衰也以外家太盛人不敢言以至亡國陛下  
守祖宗之成法監衰漢之覆轍宋德方隆內外無患然  
以臣所聞宜預戒者有一事焉恐陛下未知也恐皇太  
后未知也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陛下知乎

皇太后知乎皇太后功德隆備格于皇天陛下極天下  
養未足以報惟使我家固萬年不拔之基外家享與國  
無疆之福夫然後足以為報漢唐母后稱制有至終身  
或欲威福之柄久出于已或因左右之請貪戀權制惟  
我皇太后恬寂足以全威福嚴明足以戢左右不待祔  
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  
者宜如何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廼者還政以  
前陛下欲除向宗良等開府儀同三司將鎖學士院矣

而皇太后詔寢此命中外傳聞咨歎仰知皇太后以撝謙為德而陛下以養志為孝也漢章帝欲加恩三舅馬后曰吾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何必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至孝之行安親為主此吾家之事故得專之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於是章帝不封其舅

貼黃馬后不復關政之言惻怛如此可謂賢矣然後以兄弟干政後世

議馬唐之長孫皇后曰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預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所謂開本源而恤末事也是以太宗問后政事而不欲言再三要之終不肯對蓋以馬后為戒也今皇太后盛德全備

與天同功非馬后之比臣之所言但欲有補於外家而已想亦皇太后之所樂聞也若不達聖母之心而自為猜嫌之慮當言不言臣所不忍臣謂馬后之所以詔其子章帝之所以順其親內慈外孝兩得之矣陛下及皇太后前日之事撝謙養志正與此同天下之所以服也漢哀帝之初急封諸舅孔光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猝若是其不久長矣帝以逼於傅太后不能從也今皇太后詔寢成命不待孔光之

言陛下恭稟慈訓遂無倉猝之舉此乃前古難行之事  
於今見之皇太后之聖德可勝言乎陛下所以報皇太  
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陛下雖  
受天眷命歷數在躬然而力摧異議獨定大策者皇太  
后也蓋有功於陛下者天及皇太后而已天道公而不  
私陛下之所以報天者宜如何哉皇太后為而不恃功  
成不居陛下之所以報皇太后宜如何哉陛下以道  
制情無一毫之私則可以服人之心服人之心則可以

得天之心得天之心則可以合皇太后之意矣神考之  
所以報慈聖者用此道也治平之末韓琦為相中外協  
心定策為易前日之事章惇秉政首唱異議定策為難  
然則皇太后之功比之慈聖又為光矣陛下之所以報  
皇太后者宜如何哉唐之衰也天以定策之功付于矜  
伐之臣於是責報不已而有負心門生之語主道之強  
弱可見於此矣

貼黃唐宦者楊復恭策立昭宗後稍恣  
橫責報不已昭宗後厭之因令致仕遂

與其九子守亮書曰吾披荆榛立壽王為天子既有  
天下遂廢定策國老柰負心門生何門生謂昭宗也今

者功出聖母國本既正唯陛下永思所以圖報而已大  
公之報報之上也假借外家豈足以為報乎宗良兄弟  
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

畏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

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

貼黃臣聞紹聖之初  
裴彥臣管幹造慈雲

寺因婦人阿王赴戶部及御史臺理會地界後來并此  
一寺屢曾遷徙竟不成就臣竊恨此也皇太后為追薦  
愛主所以施財造寺此寺既不成就而郝隨之徒因緣  
恣橫敢慢東朝外人皆有不平之心所恨哲宗不知耳  
當時戶部及御史臺官司有以彥臣為是者有以彥臣  
為非者是非自有公議以臣觀之只因彥臣幹當不了



以致生事臣故曰  
彥臣無甚幹才也

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謂萬機之事  
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  
故好事之人得以溢傳耳若非皇太后明諭聖意嚴加  
約束則籍籍之口未易塞也仁宗篤於舅家尤以李瑋  
為賢詔瑋舉官為將領瑋言有賓客之禁無以知士人  
之賢否仁宗特許瑋見賓客而命日抄所見賓客名氏  
以聞蓋仁宗之所以保全外家者委曲周旋至於如此神  
宗敬厚曹佺加以王爵然而佺口不敢薦一人佺門不

敢接一人不過以自娛樂而已神考所以厚脩而無厭者以其得外戚之體也宣仁聖烈皇后戒訓外家尤為切至紹聖時利口之禍幾及門戶然而高氏之族終獲免者則亦宣仁訓戒之明效也皇太后功德之大光於前人念保持之艱為無疆之慮事戒其漸正在今日老子曰為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凡未有之事今雖無之後或漸有既有而後圖不如未有而先戒之漢之馬廖章帝之舅也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趨赴之遂至

於私贍三輔第五倫之所言者是也今雖未有此事安  
可以不戒其漸乎王氏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  
威重內外要官皆出其門推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劉  
向之所言者是也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  
杜欽谷永自託於外戚專攻人主之身而無一言敢及  
王鳳遇有災變則反推天異歸之他人以為外戚之地  
懷二心之士如杜欽谷永者何代無之今雖未有此事  
安可以不戒其漸乎成帝之時外家子弟據勢滿朝成

帝欲以劉歆為中常侍臨欲拜官而左右奏曰未白大將軍不肯奉詔帝雖堅執終不能奪由是朝廷之事只由外家不由成帝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不戒其漸乎王音王根奢僭不法天子怒之於是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封侯之日黃霧四塞諫議大夫楊興等以王氏為言於是大將軍惶懼乞骸辭職然而外家強盛故人主之威終不得行今雖未有此事安可以不戒其漸乎神考有言曰荒墜顛危可見前車之失亂賊姦宄厥有履霜

之漸臣愚以謂欲見前車之失則往古之事不可以不  
考欲辨履霜之漸則方今之事不可以不戒老子曰合  
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事之有漸者無

不然也

貼黃王鳳擅權以王商不附已使人上書極言  
詆毀商暗昧之過商發病嘔血死王章不親附

王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擅權蔽主之過天子  
感悟納之謂章曰微章直言不聞社稷計且惟賢知賢  
君試為子求所以自輔者於是章薦馮野王王音竊知  
其語以告大將軍鳳鳳用杜欽計稱病乞骸太后聞之  
為垂涕不御食成帝乃優詔報鳳強起之於是鳳視事  
後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  
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竟免官衆庶多寃王  
商議朝政者杜欽優為鳳畫策詔求直言極諫以救前

過漢之王商王章皆當時之賢臣因為王鳳所惡一則死于暗昧之過一則死于縲紲之中當此之時外家之勢已如合抱之木九層之臺豈一手之所能拔豈一錘之所能平哉商等區區可憐而諫諍後時戒之不早何益於事今臣所論乃在於累土毫末之初過萌杜漸何難之有在陛下從容求皇太后一言之詔而已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於一若使守令人家子弟親戚交通

賓客關節無禁如此則姦人鼓舞良民咨嗟此陛下及  
皇太后之所不取也以小喻大有以異乎臣願陛下採  
芻蕘之言遵神考之訓合太母之心以䟽達于慈闈若  
蒙皇太后察臣愚直以慈愛之則自今日已往憂國忘  
身之士皆欲竭忠自效而無所畏矣臣下盡樂告之忠

朝廷有不諱之善好察如虞舜不吝如成湯

貼黃中庸  
而好察通

言舜之事也詩曰唯通言是聽幽王之事  
也此二者相去遠矣在分聽察兩字而已

聖德日躋治

道日隆我宋固萬年不拔之基外家享與國無疆之福

豈特賤臣一身之幸乎如其不然則臣有僭易妄言之  
罪罷黜投竄理不可逃在陛下命之而已臣以孤寒遠  
賤之迹誤蒙陛下過有拔擢責臣不輕眷臣方厚臣是  
以及時而言先事而諫豈敢以身之不肖而自廢其所  
當言乎孔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臣雖不  
肖而區區之言有益於朝廷有補於外家若不肖而  
不肖而取之則忠言由此而並進若以臣之不肖而廢  
臣之言則諂言由此而交入聽言治之基也信諂亂之



本也

貼黃古者忠信之至語及外家則讒諂之人必中傷之指為離間以激怒內外然後姦謀祕計無所不行此計若行則言者必危言者既危則天下之士以言為戒如此則亂可必矣臣故曰信諂者亂之本也

國家治亂之機在此一舉臣一身螻蟻之命安危生死

豈足道哉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元符三年九月上

上欽聖皇后乞戒救外家

豐稷

臣竊觀自古母后臨朝危社稷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之盛德可為萬世法諫官陳瓘何從而知尚與政事臣嘗具奏非宮省

親近之臣即外戚招權者妄傳於外臣今外則唯聞向宗回宗良藉勢妄作欺惑於人內則唯聞張琳裴彥臣等凶詔焰熾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交通其間宮禁預政之言中外喧傳人誰不知諫官陳瓘不勝哀憤獨先抗章冀開寤二聖之心臣愚欲乞戒飭外家竄逐琳等黜京於外聖母燕處宮闈清心養性小大之事不關睿慮安享聖子晨昏之奉四海之養恬澹無為以永萬壽兩宮和樂朝廷清明非特援立功德輝映古今抑亦合易

之謙卦天道虧盈益謙鬼神害盈福謙之義坐致五福  
流令問於無窮豈不至善至美乎臣自踈遠伏遇垂簾  
拔擢至此不敢緘默孤負明恩惓惓愚誠伏乞俯垂聽

察

元符三年九月上  
時為御史中丞

上徽宗論蔡京交結外戚

陳 瓘

臣近為言事不根謫授監揚州糧料院受告方得數日  
便蒙改差知無為軍聞命皇惑唯知感涕臣聞聖人之  
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朝

廷以一時之怒黜忠諫之臣比如日月之食也今茲改命可見聖人之心矣天下有識之人誰不歎仰豈獨賤臣一身之私幸乎臣雖上感聖恩而未敢便受新命者誠有說也明道中仁祖欲率羣臣為皇太后上壽范仲淹諫曰人主無北面之禮明肅大怒而仲淹得罪元祐中蔡確之貶范純仁以為不可宣仁大怒而純仁得罪此二臣者可黜可逐而尊主不貳之心不可以威勢奪也方劉氏甚危之日極力救護却是仲淹以宣仁晚年

翻然遠慮復思純仁知忠言之有益於國家也大抵忠臣之心唯欲保全國體為千萬年久長之慮豈忍使天下議論及於慈闈今宗良等內外交通迹狀甚明蔡京交結之迹天下之所共知也京作內緝墓誌曰吾平生與士大夫游無如承旨蔡公與我厚者京為從官而與外戚相厚書於碑刻以自矜夸如此之類非止一事而已又京與弟卞久在朝廷同惡相濟卞則出矣京則牢不可拔自謂執政可以決取人皆謂京因慈雲寺得裴

彥臣交結之助外議訕訕衆所知也京作向宗良麻詞云元豐末命嘗有嘉言嘉言若出於宗良則大謗必歸於宣仁矣京亦自謂曾帶開封府劄子携劔入內欲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以禁中疑似之傳書于制命揚於天庭自謂與宗良皆社稷之功而使宣仁負無窮之謗京之諛事外戚不畏上天一至如此豈惟有害於朝廷實亦無益於外家臣盡忠於陛下盡忠於皇太后所以言也皇太后聖德大功冠絕今古陛下承顏養

志方以大舜武王為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闕出  
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大舜武王之孝何以加於此  
乎京所謂孝則不然但欲陛下授柄於外家而已此蔡  
氏之利非宗社之福也陛下以聖德嗣位春秋方富如  
漢文帝宣帝即位之年矣盡孝於東朝勵精於政事獨  
操大柄足以有為而京之所以脅持陛下者原其用意  
謂陛下未可以獨為也哲宗躬攬之初聖意本無適莫  
章子厚雖挾功自恣然其初猶有兼取元祐之意自京

卞首發邪論盜攘國柄凡有所請必以繼述為說稍違其意則欲以不忠之名加于上下假朝廷之誅賞示私門之好惡輕君誤國首尾八年至于今日狃於故態又以此意脅持陛下傳會繼述之論假託報功之說密持離間之謀伺察陛下包藏禍心若有所待京之出言用意諒無逃陛下之聖察也且陛下述神考之聖德報太母之大功豈獨陛下之私心是亦臣子之所願合臣子之所願盡四海之歡心然後陛下有慶兆民賴之天子



之孝孰大於此今京所賴非兆民之所同賴也陛下  
違京意則京必以不孝之名責陛下矣陛下徇一京脅  
持之私名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義乎畏天下至公之  
大義當流竄蔡京以安國家而已臣前日之言不負天  
不負陛下不負皇太后果蒙陛下移臣差遣若非皇太  
后察臣之忠陛下必不欲如此指揮也然而京在朝廷  
則家國未安臣雖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  
者其說如是臣露章所言未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

聽所以盡惓惓之誠也皇太后以無我之慈至明之照  
既已察臣之忠矣臣今日之言必是亦蒙照察今雖未  
察終無不察之理臣雖遠去朝廷仰賴慈庇縱未牽復  
於臣無損臣所望者當以流竄蔡京為急不當以移臣  
差遣為先也蓋恐京在朝廷則煩言日進煩言日進則  
聖慮日勞朝廷雖嚴示威刑而天下公議終不可遏蓋  
公議若必以威勢奪之則人心離矣人心既離則主勢  
孤弱主勢孤弱則外陵內侮何所不至非所以奉承宗

廟而慰安東朝也。然則蔡京之所謂孝者，果天子之孝乎？願陛下勿愛一京而切為國家之慮也。臣愚不勝惓惓。

愛君憂國之心，惟陛下裁赦幸甚。

元符三年九月，瓘自右正言謫監揚州糧

料院尋改知無為軍上此奏

上欽聖皇后乞不以陳瓘之言為念

陳次升

臣竊惟哲宗皇帝彌留之際，殿下奮獨斷之明，斥排異議，援立真主，上當天心，下協人望，功施社稷，流於無窮。

皇帝嗣服之初殿下謙恭退託聖功不居皇帝勤請繼之以泣方同聽政暫濟艱難仍以祔廟為期及夫因山之葬載臨寧神之禮未畢又下手書先復明辟三尺之童皆知叅預國政非殿下所欲誠出於不得已也近者諫官陳瓘風聞不審猶以預政為言皇帝重行貶降以明其妄謫命方下改守軍壘中外相傳聖恩深厚臣下何以圖報瓘之言雖甚不根然臣採之輿論竊謂皇帝躬行仁孝晨省昏定之際萬幾之務慮或以聞而殿下之意

豈欲參議哉竊慮宮省執事之人或但聞其語而不知其詳或欲張大其事而不考其實妄有傳播蓋亦未可知也而瓘之言乃得於傳播之妄烏足為盛德之累哉況殿下自同聽政之初以至復辟之日手書屢降至誠勤懇昭若日月焉可誣也伏望聖慈不以瓘之言為念而以來忠謹安社稷為心雍容禁闈粹養天和是非不足以關其慮萬務不使以累其中日加撫育之恩以享榮養之樂不獨保聖壽於億萬斯年而餘光流澤亦足

以為族系之慶豈不偉歟

元符三年十月  
上時為侍御史

上徽宗論鄭居中除同知樞密院事

吳執中

臣竊惟祖宗垂訓百有餘年戚里宗屬不以與政非待  
之薄遇之不厚也其憂深慮遠可謂至矣養之以豐祿  
高爵而不使之招權擅事從容進退以求保其安榮誠  
所以厚之不薄也乃者陛下降德音下明詔追述成憲  
戒前世禍亂之失俾自今勿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

屬為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為甲令布之天下孰不以為至當繼嘗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而後宮恐懼知詔旨之不可違也懇請罷免陛下以其陳義堅懇終不可奪即以居中為中太一宮使詔書傳播聞者欣欣有以見陛下正家以治天下之效也曾未半歲乃復以前命擢用居中自此中外未免疑矣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手詔當與典謨並傳示萬世而遽自改易以開他日外戚任事之端非所宜也後宮承陛下道化乃能推

遠權勢以祖宗典則屢陳義懇請居中儒者也不知出  
此偃然居位曾莫之避獨不愧於心乎祖宗遺訓著之  
金石陛下明詔爛如日星衆目所視不可掩也為居中  
計者宜深自警懼以遠嫌疑優游祠宮涵泳聖世坐享  
寵祿長無憂虞世豈復有居中比者伏願陛下勉徇公  
論申明丁亥二月詔旨罷居中政事俾復以宮使奉朝請  
信示萬世以釋羣疑臣不勝幸甚

大觀二年二月上  
時為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天道門

祥瑞

上太宗論麟

徐鉉等

臣等按春秋傳云麇身而有角者麟祥瑞應圖云麟者仁獸也又云麟王者之嘉瑞春秋感精符云麟一角者明海內

共一主也伏以陛下道冠百王慶延萬世睿智順陰陽之  
變聖文昭日月之光尚從欲以推恩每好生而布令帝功  
潛運天意著明果錫神休以彰至德表皇家之大慶垂青  
史之鴻猷而復道在謙光義形好問俯從輿議俾考前經  
諭旨曰朕素不崇重符瑞之事此又見大君去華務實之  
意也上天以符瑞彰聖功聖人以增脩答天貺上下交感  
用臻太和斯寔蒼生無疆之福也臣等不勝大慶

太平興國九年

十月嵐州獻牡獸

一角似虎無斑角端有肉性馴善人不能辨示羣臣參驗以聞鉉為右散騎常侍同右諫議大夫

滕中正中書舍人王祐上此奏宰臣朱祁等奏請宣付史館太宗曰珍禽異獸無濟於事非朕所尚但時和歲豐天下又安此為上瑞近年以來禽獸之異所獻甚多止令養於園圃遂其生生之性不欲揚之於外也

### 上真宗論周伯星現

張知白

臣伏覩司天監奏周伯星現請宣付史館羣臣詣闕稱賀者臣聞人君之德可以動天至仁積於中則休氣應於外祥瑞之出皆有所因諒感應之攸致非徒然爾故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大頃者河朔之間連年地震陛下知上天之垂戒考前王之格言以為陰氣過盛則積

而當然地者其道卑柔具體安靜今動而不止誠有所謂且念國家開創以來基業洪大千戈之役皆不得已而用之然而太平興國至咸平而來二十年内邊防多虞華戎之人幾殞百萬兵者其義主殺殺者其事屬陰陰氣之盛不亦宜乎復念致治之源惟息兵為大務前年北胡之來議欲通好陛下不矜兵力之強不恃邦威之盛姑以安民在念惡殺為事不阻其誠許以盟約由是動植遂其生全億兆知其休息然後發德音施惠澤

賑貧民省寃獄敷求時病精選良吏側身思道引咎於  
已益兢兢焉翼翼焉思答天譴得不感羣心招和氣哉  
故未踰朞年有是福應所謂德動於天而辰象昭瑞也  
昔桑楮共生於朝七日大拱太戊修仁桑楮遂枯祆不  
勝德見驗久矣今陛下修德可謂至矣非獨弭祆災復  
能致瑞應斯實我朝之盛美過前代遠矣然而皇王之  
道在乎戒謹休祥荐至而講德愈隆不恃太平之基而  
驕盈不矜大寶之位而荒怠懼亂者治必興焉思危者

安必久焉斯前代之明鑒也古之君天下也患不恤黎  
元之疾苦患不知軍旅之勤勞患奢侈畋遊之無度患  
聲樂之不節患政事之不勤患壅蔽之不除患諫諍之  
不納今陛下薄賦歛省征徭勸農桑務稼穡恤黎元之  
疾苦矣優恩撫士厚賞懋功解衣哺食推心置腹知軍  
旅之勤勞矣宮室臺榭不以竒袤害工服御乘輿不以  
雕飾過制所貴惟穀帛所寶惟賢才絕侈靡之風矣弋  
獵之娛棄捐而不顧禽荒之戒祇畏而無忘澤被蟲魚

仁及鳥獸去畋遊之暴矣樂府新聲國伶妙伎存而勿  
廢用之有時善遠於聲樂矣觀書乙夜求衣未明躬決  
萬機將周十稔雖隆暑沍寒無愆於一日雖飄風暴雨  
不廢於崇朝克勤於政事矣明四目達四聰辨讒邪杜  
權倖使下情上達決壅蔽之方已流聞於天下矣延直臣  
啓言路詢求讜議樂聞上失納諫之規固超絕於百代  
矣斯不亦天下幸甚陛下誠能寶茲數事雖休勿休則  
瑞星不出臣亦賀鴻祚無窮而青史有光矣苟異於是



則瑞星雖出臣亦不敢同衆人之賀矣夫善言古者必有證於今善言天者必有證於人自古以還仗富強之基居隆盛之運怠於政事以啟危亂者不可勝紀况今西北兩隅雖罷征戰之役然而比夫古者屈膝稱臣款塞內附則亦事異而體殊矣得不虞哉臣以謂一星為瑞善則善矣若倚之而責承平之效則慮羣心小弛而警備之方因而不謹矣恭惟聖德之大無不周知臣聞三才者人居其中乃天地之和氣人心和則陰陽和陰

陽和則日月星辰咸順其晷雪霜風雨不失其時則知  
陛下言之善必上動於天心一事之美必上關於天  
道人君言動視聽必上法於天法天之義誠深矣大矣  
臣雖懵昧然稽之於大易粗知之矣夫乾之體六陽備  
焉乾之用萬物生焉人君之象也非聖人孰能行之孔  
子稱其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蓋天之運行其  
道不止終古如一未常懈倦苟怠於一息差於一刻則  
六氣大紊萬物咸病王者之道亦當如是今陛下法天

之義亦已至矣行健之德無不備矣復能念此乾元終始不易則萬方受無疆之賜萬乘享無窮之休臣愚陋無取涉道誠淺然佩名教服儒素考之方策得之師傳知君親之義至重治道之要至大故不敢避刑辟愛身名默而自守狂夫之詞聖人採之或足以輔朝廷之謀開諫諍之路伏冀天慈收一二於萬分之中則臣不勝至幸

景德三年五月一日司天監言先四月二日夜初更見大星色黃出庫樓東騎官西漸漸光明測在

氏三度鄭之分野壽星之次後益潤澤按星經瑞星有四其一曰周伯色黃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又按太

一占云王者制禮作樂內外咸得其宜四方之事無留滯君上壽考國運大昌則周伯星出天示殊休允符聖運乞付史館從之六月知白以右正言為京東轉運使上此奏上曰知白諫官雖在外而陳此言可謂知職業矣特詔獎諭

### 上真宗論受天書

戚綸

臣伏覩詔書受天書者臣謹按稽載籍歷考祕文仰惟帝德之庵鴻握乾符而臨御見天人之相接驗靈鑒之垂祥然未覩昭晰炳煥若今之明著者也伏惟陛下道掩百王功高二古躅二聖之不業啟萬世之鴻基烝烝

之孝日躋翼翼之心無怠勤行企道恭默思元寬仁為  
布政之規慈儉示固身之寶巍巍盛德不可形容疊疊  
令猷固難擬議武王齋戒思見丹書之言漢武虔祈遙  
啟竹宮之拜繇是上天即鑒瑞牒爰臻遐垂奕葉之祥  
昭示臨民之戒於鑠景命奚九齡之足稱赫矣鴻休伊  
七百之何筭臣叨逢景運獲睹嘉祥為太平之民已知  
大幸遇希世之事實繫前聞敢載伸言誠由過慮萬一  
有補是為愛君竊以流俗之人古今一揆恐託國朝之

嘉瑞寢生幻惑之狂圖或詐託於神靈或偽形於木石  
妄陳符瑞廣述機祥以人鬼之妖詞亂天書之真旨少  
君樂大之事往往有之伏望陛下端守元符凝神正道  
參內境修身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人寰  
寶太和而延聖筭仰荅天貺俯惠蒸黎

大中祥符元年  
正月上時為龍

圖閣  
待制

上真宗論羣臣數奏祥瑞  
孫奭

臣聞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犧易明文何須紫

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鷗山鹿  
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  
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  
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玷皇明不為細也

大中祥符

三年十二月上時  
為龍圖閣待制

### 上真宗論天書

孫奭

臣伏見朱能者姦險小人偶塵驅使驟為侯伯皆由妄  
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以至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

奉安中外臣僚降及黎庶靡不痛心疾首不敢直言臣  
所以不避死亡之誅敢言之者誠以佩荷國恩思報萬  
一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  
言牛腹有竒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跡而斬之後有  
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讎坐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  
前史謂之雄才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  
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于鄭州至今輿誦謂之英斷唐  
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勝等皆王鉞田同秀等



所為明皇不能顯戮怵于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應不妄言今按唐史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西內卒以餒終此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明皇以睿哲之資處高明之位禍患猥至曾不聞知良由在位多年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復又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

老君于閣上明日見老君于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  
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浸不復  
振及至祿山兆亂輔國劫遷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  
排難身危名辱負愧包羞大命既傾前功併棄今朱能  
所為頗似王鉞等事願陛下遠思漢武之雄才近法先  
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享萬世無疆之休

天禧三年四月上時知河陽又言天  
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

為獨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時太子右  
諭德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

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以惑聖聽也

上仁宗論金芝

韓琦

臣近聞西京南京及畿內諸縣遣使䟽決刑獄金明池等亦設齋醮此必司歷者陳垂象之變以獻于上使陛下聖懷欽翼勤懇如是雖古先哲王之感悟飭身正事無以過也臣去歲中不曉禁忌嘗進狂瞽以謂上穹譴告惟增修德政可以除患而致福若禮神宥過即伸禳謝殆非方冊所載消伏災眚之義前奏粗悉不敢煩

述今又聞金芝產於化成殿柱率詔近列咸覩嘉事臣  
竊以春秋之法但紀災異至于祥瑞略而不書豈不以  
君子人者閱瑞牒則意安覩災符則心懼意之安則其  
政怠心之懼則其德修聖人垂誠之深其旨斯在臣愚  
伏望陛下開發聖慮特以天戒為重於政教之間思所  
未至隨其變以應之亦猶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之理是  
也至如珍祥竒瑞雖陛下仁聖所感亦望日謹一日以  
雖休勿休為念則穹昊垂眎荅陛下黃畏之心生靈遂

宜浸陛下慈惠之澤自然家給人足時和年豐永獲上

瑞之報豈不盛歟

景祐四年五月丙寅有芝生於化成殿柱名近臣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

芝詩賜宰臣王隨等以下翼日儒臣並為詩頌以獻琦時為右司諫上此奏前奏乃見災異門

上仁宗論石龜

韓琦

臣聞通利軍奏衛縣民得石龜一其上鐫刻識文略云  
道士趙永昌於顯慶元年鐫記後至三百六十五年出  
現時有聖君治世皇后劉氏合有聖子紹位觀其文字  
鄙俗固不能上惑天聽臣竊計唐高宗顯慶元年至國

朝天禧四年方及三百六十五年蓋是當年造偽人妄  
求恩倖有此刊刻後恐事迹彰敗是故隱而不言至今  
又經一十八年方為縣民所獲即於識文自巳乖謬陞  
下至明至聖固已洞鑒其妄即緣却降下本處軍資庫  
收附乃是未詳真偽猶示秘藏臣恐中外聞知有以來  
欺詐之漸欲乞特降聖旨下本軍令知軍當面毀棄訖  
奏所貴偽端不起羣聽無疑臣以其事雖小而於體大

故敢上言

寶元元年上  
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論澧州瑞木

歐陽修

臣近聞澧州進瑞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敵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減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徼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

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劫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惶惶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



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漸生懈怠臣又思若使  
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  
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  
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  
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  
則二三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少衰便謂後  
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敵未來  
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漸

安逸則此瑞木乃悞人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  
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海相倣爭造妖妄其所進瑞  
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  
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  
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

慶歷二  
年十二

月上時為右

正言供諫職

上仁宗論麒麟

齊唐

臣竊見交趾所進麒麟二頭臣得之道路圖寫其形大

底牛身象耳狗足魚鱗臣謹按爾雅釋獸麇麇身牛尾一角郭璞注謂春秋所獲麟也又云麇大麇牛尾一角即漢武郊雍所獲麟也又云騶如馬一角不角者麒即元康中九真郡所貢也又唐龍朔三年麟見于介山又聖朝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獻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甚馴善當時以為祥麟上表稱賀臣以前典觀之則麒如馬狀麟似鹿形況麟鳳四靈國家大瑞天下稱賀青史具書故唐改元年漢名書閣太平之瑞莫大於

斯臣竊聞此獸頗與書史所聞不同閉以檻車與象相觸所食草木皆中國所無萬一非是祥麟海外別有名目即朝廷殆為蠻夷所詐又交趾以進麟為名私齎行貨不少經過州縣津送之役動數千人以至京師民間之費不下百萬嶺表之民例皆貧弱典賣產業以給公費儻應圖合驗為瑞聖朝則固不憚民勞以成一代之盛事果非瑞物則豈可以無名之怪獸而困一路之生靈哉伏惟陛下居尊御極垂四十年焦勞萬幾愛惜黔

首誠願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勿以所役細微則武王有  
旅葵之戒勿以綏懷遠俗則文帝有却馬之言昔西漢  
因鷓雀飛入府舍遂為瑞鳥隋文帝好祥瑞有野雀集  
于宮掖因改儀鸞之殿取笑當世貽羞史策以斯為鑒  
固宜審詳伏乞陛下延訪博物之臣徧考瑞圖所載確  
有符驗方可進呈事果非真即宜罷黜以寬一方百姓  
之弊臣素以寡聞昧於通識進言不用默守常聯儻一  
詞有補於毫釐一舉少全於疲瘵則退甘鼎鑊萬死無

逃臣不勝區區越職言事俯伏待罪

嘉祐二年唐附南  
雄州逃上此奏職

詳未

上神宗乞不宣取瑞木

曾公亮等

臣准降到建州崇安縣草澤楊緯進狀稱今年三月所  
居之西空中有黃龍蜿蜒於晦冥之間於其下獲一瑞  
木厥狀猶龍至七月風雨晦冥如初復有飛龍騰驤見  
木龍之尾翼連足在焉畫到圖一面乞宣取奉聖旨可  
指揮福建轉運使令指揮建州於楊緯本家取索上件

所陳木龍看驗若實非偽造如所圖樣即差齋擎赴闕  
進呈并圖樣降下臣等竊詳南方山木偶類鳥獸狀者  
頗多不足以異伏覩真宗至道三年詔書節文以刑清  
俗阜為嘉祥以歲稔時和為上瑞至於毛羽表異草木  
效靈豈涼德之所堪亦前聖之不取諸州今後不得以  
珍禽異獸及諸瑞物等來獻又覩仁宗慶歷四年詔曰  
諸珍禽奇獸及諸瑞物等不得進獻臣等欲望踐行累

詔更不宣取

熙寧二年上  
時為昭文相

上徽宗論幸潛宮觀芝草

陳師錫

臣恭聞今月六日駕幸懿親宅蔡王位觀芝草於龍德宮聖人所居明神相之德氣覆之發為禧祥以表休應宜屈萬乘以注清視臣伏見祖宗詔有司不得奏祥瑞蓋慮道未備德未盛雖祥圖瑞牒溢于史館可以為美終未為善唯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之祥瑞也陰陽氣和風雨時若日月光華星辰順度天地之祥瑞也百穀順成萬民和樂郡縣之祥瑞也四夷安靖五兵不試邊



境之祥瑞也格此四瑞仰賴陛下以道治心以德為政而已心以道治則明政以德為則仁故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甘露降醴泉出麟鳳至朱草生理之自然物之遂性耳佞人乃謂之祥瑞稱頌歸美以驕帝王之心祖宗所以戒之臣愚狂妄或有小補不避斧鉞之誅冒聞天聽伏乞政事之暇曲賜睿聽臣不勝拳拳之至

元符三年

九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七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勛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陳秉寧

謄錄監生臣胡金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七

宋 趙汝愚 編

天道門

災異一

上太宗應詔論火災

田 錫

雍熙元年六月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託於  
兆人之上夙夜祇惕罔敢怠荒賴九廟儲  
祥上天垂佑萬務粗治於今九年而數日  
前迅雷之中烈火遂作既延災於正殿蓋

示謹於眇躬抑畏震驚不遑寧處上天警  
戒必有由然豈非刑賞之有愆處置之未  
當或近習有屏蔽致物情之壅塞賦調未  
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於此是戮政  
經予心惕然思聞其失內外羣臣等所宜  
各竭忠懇共申讜議必期無隱朕將覽焉

臣伏念臣才謀不迨於古人職次忝居於諫省敢不常  
思補報用答休明六年九月十三日詣閣上書昧死言  
事陛下於是下御札俾人直諫降敕書獎臣敢言七年  
十二月十四日又再上奏疏雖入而不知達與未達直言  
雖求用而不知行與未行今日陛下有所因方渴聞至言

有所為方切待直諫引咎自戒修德彌新臣謂責在近  
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臣輩而不在陛下日近陛下有朝  
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時有未當而無人封駁者給  
事中之過也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敕若許之封駁則  
所下之敕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事無不精則垂為  
典彛敕無不當則編為格式豈有朝令夕改之弊豈有  
不精不當之虞也臣所以謂責在近臣而不在聖躬也  
臣又見陛下有捨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所為未合至理

而無人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今遺補是侍從之臣而不得在左右職分當獻替之事而未有上封章自此國家舉事有不便於時遺補不敢諫朝廷法令有不合於道遺補不敢言加以時久昇平天下混一致陛下謂昇平自得資陛下以功業自多日遷月移浸成聖性左取右奉無非睿謀所以陛下出一言乃以謂湯武可偕陛下下一事乃以謂堯舜可繼自纘大位於今九年四方未寧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

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  
敢不謂之至理方欲為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太山  
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於禁中將覺悟於  
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於與人近臣聞陛下感悟之言  
寧不惕厲諫官閱陛下憂勤之詔誰不彷徨臣所以謂  
過在近臣不在聖躬罪在諫官不在陛下臣死罪死罪  
然臣兩度上疏而陛下不用一二今臣在外而陛下委  
之以分憂碌碌隨衆憂曠瘼之靡暇皇皇有志思諫諍

之未能今幸天啓聖心神贊皇運感陛下虛佇待犯顏  
之諫致陛下專精求逆耳之言臣是以再罄愚衷復伸  
鄙見臣所謂陛下有朝令夕改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  
置而尋廢者農師禁而不嚴者車服也臣所謂陛下有  
捨近謀遠者試舉其一二以明之宰相不得用人而委  
員差遣近臣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也自此章奏必  
多聽用必廣聽用既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  
者少既依從者少則是法令不行法令不行則由規畫



不當有如前年敕下令鄰近州府互差司理判官至今  
年敕下却令本州仍舊差置又如前年敕下應征科官  
吏限前得了即與超陞限外未了即當降黜即不以縣  
有大小之分稅有難易之征土田沃瘠之不同歲時豐  
稔之不等風俗勤惰之各異官吏能否之各殊而一槩  
以程限所拘一例以陞降為定自後未聞限外欠者降  
一官限前了者陞一人此無乃垂之空言示之寡信乞  
今後凡有所奏或有所陳幸陛下察而審之令大臣議

而行之蓋臣下言之則謂封章陛下行之則出為法令  
法令可簡而不可使繁制度可永而不可屢變變易不  
定是彰思慮之不精繁多難依是令手足之無措也尚  
書曰臨下以簡又曰能自得師者王今宰臣若賢願陛下  
信而用之宰臣非賢願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為  
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百官若舉其職願陛下聽而用  
之百官未稱其職願陛下量其才而用之何以置之為  
備員而待之若冗秩也臣謂百職若舉則萬事從而自

理百官未脩則萬務從而亦隳必若任而疑之則上下  
非一心疑而用之則君臣非一體何則疑能生謗謗能  
生疑疑從謗生則父子之道或偶虧於慈孝謗因疑起則  
君臣之際或變成於怨尤魏文侯焚謗書陛下固當知  
之令狐楚有辯謗論陛下時宜覽之若然則保得臣下  
始終全得君上恩信方謂君為元首臣作股肱也

雍熙六年

八月上時以右補闕知睦州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七年十二月兩疏見總議門

### 上太宗論彗星

趙普

臣昨覩御批劄子云所為彗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實不遑寧每以恤寡矜孤卿等應知朕意又云千思萬慮莫測其由者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謬列三台之首慙無一日之長自知政術疎遺寧免祗星謫見撓至尊之懷抱皆臣下之作為都緣蒙蔽聰明隱藏苦疾被虐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知柰皇情

而莫測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待罪今則  
人心頗鬱上象仍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虜犯邊之  
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惟有今年倍須保護伏審陛下  
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徧與覃恩優加賞賜發此一  
言之善須增萬福之祥全由惠物之心必有變災之望  
纔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內妄陳邪佞之言深  
惑聖明之聽猥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諂諛未  
明真偽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內所有前件

奏陳未委按何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  
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至於五  
嶽四瀆皆居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豈可謂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  
陰陽惟將正理參詳復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  
憑今錄到故事五件謹具分析如後

一按漢書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  
不見遲則變為妖星石氏云為攬搶為天棊音捧又曰

彗星者所謂掃星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  
數寸長者或竟天彗狀如筵亦為孛孛然或如紛  
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  
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喪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  
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  
如麻哭聲徧天下干戈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  
為水旱飢疫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云凡關天象  
變異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生疾必先形於面色

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

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

只出齊之分野諸國不見

齊侯使禳之

以祭

禳除也

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誣欺也

天道不諂

諂疑

也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詩大雅翼翼恭也聿述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焉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



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逸詩也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

若

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篡奪之禍

國有穢惡彗星不可禳也惟有聖德

可以禳也

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

入太微又按蜀志先主傳明帝問黃權曰天下三

分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者

熒惑守心而魏文帝殂吳蜀無事此其驗也

時魏文帝

居中國蜀先

主居西川

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武帝跣足下

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殂武帝嘆曰索虜

亦應天道

時後魏孝明帝居中  
國梁武帝居江南

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彗見於五車上

避正殿減常膳令內外五品以上各上封事極言

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非國眚不足

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敬宗又曰

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證上曰我

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於小蕃哉二十日而星滅

其許敬宗者本諂佞人也乃是希高宗旨贊成廢  
王皇后立武昭儀并殺長孫無忌者不由正道因

此用為宰相身亡

之後定謚為謬

右具如前臣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真將師古之文聊  
證順情之說伏望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  
呈祇自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陛  
下親行變災為福之祥乃為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

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大賚伏望陛下  
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  
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隨倚伏盈虛豈能常定聖朝開國  
已三十年國富兵強近古無比諸方僭偽並受驅除無  
一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夷若非  
聖德神功何以當茲盛事又聞物忌太盛前聖不欲恣情  
今則垂象頻差兆民未泰爭戰勞役寧有了期雖哲后  
修仁本意固無所虧闕而羣生造業隨緣有近於感招

僮時運以相逢於聖賢而不免堯水湯旱乃是明時臣  
又竊聞陛下自觀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思覃  
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但傳聞於往昔殷憂啓聖方  
式見於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更有誠懇  
思達冕旒仍須面具敷陳不敢形於翰墨伏恨言詞蹇  
澁氣力衰羸步履猶艱未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  
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茲情抱惟有感傷乞  
於閑暇之時伏望略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

臣自知久負過愆因此合專陳首伏以臣謬將鄙陋虛受恩榮既不能致主安民又不能除姦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祲方抱恥於朝廷實難安於祿位伏見前代每逢天變必先冊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良

端拱二年七月司天監言六月十八日彗見積水西光芒長五尺行

拂右攝提星至今月十九日隱伏西方太宗命撤樂避正殿進素食分遣使者往諸道平決刑獄廣布恩宥以答天戒普八月上此奏時為太保兼侍中

上太宗論旱災

田錫

臣今奉敕差在太一宮用青詞文設醮行祈雨者竊以  
時雨愆亢聖慮焦勞自秋涉冬諸寺及廟雖徧祠禱未  
彰感通以至陛下親降乘輿躬詣諸廟寺觀有以見仁  
主憂民之旨聖人卹物之心雖災沴流行何代蔑有而  
帑廩儲積可備不虞然自今歲以來天見星祲秋深雷  
震繼以早曠之沴可虞饑飢之災此實陰陽失和調燮  
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之失而規過未  
能所以成茲咎徵彰乎降鑒或天文示變或沴氣生祲

昨陛下以天垂謫告之文御樓行赦德音朝發祆星夕  
消天不言而感報昭彰神幽贊而應答遄速今以粟麥  
未種甘雨未降人心不寧農望已失或聞小小寇盜聚  
散靡常嗷嗷蒸黎憂畏實甚愆陽既盞於寒沍厥疾乃  
生於癘疢民或流亡穀必翔貴尚賴陛下聖德宗廟慶  
靈蠢爾獯戎騷邊稍息惠然諸國底貢交修不然人心  
一搖盜計斯得何以靜潢池弄兵之嘯聚何以禦胡馬  
南牧之奔衝惟是秋冬久無雪雨此乃天意尚欲垂戒



聖心諒亦深思豈刑繫之間尚未平允法令之設尚爾  
煩苛或力役未悉矜蠲或奢靡未盡撙節言路雖啓蹇  
諤者未必一一聽從王道雖行孤苦者未必人人受賜  
或刑賞過於常理或喜怒失於厥中嘉言納忠見破於  
橫議任賢待下或難於至誠若然則雖旰食勞懷宵衣  
軫念孜孜萬務適足勞於聖躬翼翼小心尚未臻於至  
化今舉大略上犯宸嚴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書曰  
慎乃出令令出惟行今朝廷所言或異於是謀始稍虧

於審謹令出無愧於改更以是知急速機務寧無錯行  
臣之愚衷豈敢逭於誅戮臣之遭遇安忍負於聖明是  
以因事上言庶裨萬一伏望陛下因此時早更降詔書  
引咎責躬以答天戒進德覃慶以安民心蠲減征徭簡  
約科禁搜索淹滯登進才良猛士守方無使黜賢名怨  
朝臣典郡正宜選廉任能或旌別勤勞或省閱浮泛振  
康通貨以救餓殍加估收儲以備闕乏蕃戎蹂踐之處  
士庶陷歿之家哀亡卹存憫其餘苦掩骼置奠慰彼沉

寃閭里再命於復除孤寡量優其給賜儉約奉已以合  
禮謹靜息民以安邊詳延忠鯁之臣詢究災祥之理弭  
災求理正在此時變沴致祥屬當今日若旱沴不已歲  
歉相仍盜聚葦蒲伺隙而動狄乘饑塞幸災為虞是則  
國家之慮實深朝廷之憂非淺也

端拱二年十月  
上時知制誥

上真宗應詔論彗星旱災 朱台符

咸平二年閏三月七日詔曰朕處九五之  
尊託億兆之上撫臨四海條及兩蕃軫宵  
旰之憂勞奉祖宗之憲度誠不感於穹昊  
惠未及於黎元歲罔豐登氣尚湮鬱將歷

炎蒸之候荐成憊亢之灾緩獄卹刑雖是  
哀矜之旨側身思咎彌深惕懼之懷比者  
累降詔書大開言路頗多叢脞不足頒行  
且念古先哲王來狂瞽之諫納芻蕘之言  
克濟大猷以臻至治咨爾簪紳之士洎乎  
嵩穴之倫必能辨朝政之是非察下民之  
疾苦無懷畏避當委敷陳體予不諱之心  
副此惟行之命自今並宜直言極諫密疏  
以聞其靡尚於虛詞當直書其所見言善  
者必加甄賞理短者亦為優容勿習餘風  
復談鄙事誕告  
中外知朕意焉

臣伏准詔令内外文武臣並直言極諫密疏以聞此乃  
陛下祇畏上穹憂勤庶政懼一物之失所俾下情之盡

達廣視遠聽求治深切之旨也臣雖不佞奉明詔承德  
音有所蘊蓄豈敢緘默而不言乎臣聞皇天無親王者  
無私上下合符有如影響若王政缺於下則天譴見於  
上自然之理也伏惟陛下受先帝之顧命膺兆民之樂  
推大孝彰聞小心畏謹動遵禮法不愆舊章所宜得天  
必獲嘉應而踐祚以來三年之內彗星一見時雨再愆  
者豈非凶醜未盡服政令未盡順天所以示茲警戒也  
夫災變之來必以類應故彗星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

者澤未流也何以知其然今北敵未賓西羌作梗荆蠻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飢饉之民慮其來犯邊陲變為賊盜蜂屯蟻聚之衆須使討平鼠竊狗偷之羣亦勞逮捕此彗星之所以見也陛下即位肆赦臨朝聽政覃恩而宥罪施惠而及物然未蠲免殘租許行權利山海之貨悉歸於上酒稅之饒不流於下元元之民未盡蒙渥澤此時雨之所以愆也陛下宜深惟二者之所以然設備以禦之修政以厭之不然則事有可慮者琴瑟不調者

必更絃而改張之聖朝享國四十年括地一萬里經營  
非不久統御非不衆而治或未至政或有闕意者法術  
制度尚有可改而更張者乎臣雖不敏輒敢條奏其事  
陛下垂意而覽臣聞農者國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  
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此二者存亡所繫也方今之患  
在農少而粟不多兵多而戰未勝農少則田或未墾兵  
多則用常不足故儲蓄空虛而聚斂煩急矣民財盡歸  
於國國用盡入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夫周公之制

用積九年此堯湯水旱而民所以無飢色也今郡國闕  
三月之糧貧民無終歲之食稼不一熟則有飢餓死者  
軍儲自贍不足何暇賑貸之乎且地方百里每畝取粟  
一斛歲計得粟五百四十萬斛今甸服之內凡方百里  
者百所曾不能供足軍食而區區運糧於江淮間終歲  
所得不過百里之出者由是而論有以見農政之不修  
也臣愚以謂陛下宜詔三事大臣輔相天地燮和陰陽  
使風雨弗迷水旱不作省徭役以寬其力勸游惰以增



其衆男悉心於畎畝女盡力於蚕桑種必刈獲養必紡績不出數年自然家有餘食而人有兼衣賈誼有言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土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手之民轉而歸南畝則人樂其所矣此農政之脩也國家養兵百萬士馬精強器甲堅利可謂無敵於天下矣然自距馬失律以還夏廷逆命之後軍聲不震廟勝

無聞一紀於茲蒙恥未雪何者將帥弗用命而委任不專也卒既驕惰而不習知邊事也有以見軍政之不脩也夫將帥者王之爪牙登壇授鉞鑿門推轂閫外之事將軍裁之所以克敵而制勝也近代動相牽制不許便宜兵以竒勝而節制於陣圖事惟變適而指蹤以宣命勇敢無所施智謀無所用是以動而奔北也孫武曰不知軍之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此之謂也臣愚以謂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謹

擇其人專委其任有功者寵以爵位有罪者威以斧鉞  
明示刑賞斷在必行孰敢不用命哉古者井田之法兵  
則民也民則兵也出則戰入則耕人各自供官無所贍  
今農人不知戰戰士不知農離為二途絕不相用臣愚  
以為古制不可全取宜參驗當今便利酌中而漸制之  
況江浙舊有義軍秦隴見屯強壯執柯取則其事可行  
以天下土地之饒士民之衆各於郡縣量置義軍本戶  
略與復除歲時少加賞賜動則就便召發靜則任從營

養陛下於王畿千里之內蓄兵十萬以制之天下孰敢  
動搖哉州縣本城隨宜定額溢剩者不令招置老病者  
盡放歸休果行此道則天下之兵減大半矣緣邊人物  
氣稟崆峒便於弓馬勇於鬪戰蓋天性也措置之術如  
上所陳妙選有文武才略之士為吏以統之仍以厚利  
名募願為正軍者隨郡大小差厥數以備城守止於趙  
魏之間少屯王師以策其後亦足減戍卒之大半矣且  
耕且戰足食足兵削調斂之煩苛免飛輓之勞苦此軍

政之脩也臣愚以為不任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  
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寬民不寬民無以致  
治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陛下計之矣刺史縣令  
親民之官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蓋三代之諸侯也故漢  
宣帝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光武亦曰郎官  
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弊誠重之也頃  
者不除刺史止以知州代之其差委也上自僕射尚書  
下至京官奉職率多輕受未盡當任權不足以威吏民

祿不足以惠貧乏政皆苟且事出因循意者國家以刺  
史之官為武夫之任有支賜公使之費奏薦僧尼之例  
重難其事而不以授人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今文武登朝官諸司使副不啻千餘負  
代不乏才豈無循吏但未選任之耳臣愚以謂宜詔執  
事精練名實明揚俊賢各以檢校官出為刺史但不得  
支賜公使奏薦僧尼其縣令乃子男之任與民最親切  
者也邇來除授率多冗徒諸司吏人分據大邑職暗則

莫能燭理祿微則鮮克持廉州縣之職大抵相類欲其盡誠於奉上極力於安民其可得乎臣愚以謂宜詔有位舉爾所知申命銓司惟才是擇諸司吏人不得處大縣不得為長吏凡牧宰者復俸戶增其月入受空土為其職田俾其衣食足以卹家車服足以示衆專其任以勸效委其權以行事漸崇教導專務勸課每歲久用令文考課之法以戶口增減墾田多少定其殿最而黜陟焉如是則人民受利矣簡易者事不黷節儉者財有餘

今建置之過也官吏森羅於羣邑差命之煩也使者旁  
午於道路廩祿之費耗驛券之供給何可勝數無名之  
賞賜不急之造作亦無限量土木窮其麗工巧極其淫  
他費百端動計千萬故兩稅之外悉取山海之貨酒榷  
之饒而用猶不足也加以教化未甚明租賦未甚均刑  
獄未甚簡藩籬之倚未甚固帷幄之謀未甚臧法有滋  
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其餘背理傷道便文自營非為  
公家忠計者不可一二偏舉也陛下亟宜詔問大臣以



當世之務如上所陳湯沐而櫛浴之瞑眩而針砭之使  
百度正彞倫叙生靈泰社稷安上下協和章程明密建  
皇極之道立太平之基陛下坐九重負斧扆南面而聽  
斷端拱而無為垂子孫之貽謀光祖宗之大業豈不休  
哉臣愚以為當今之急莫若脩兵農之政擇牧宰之官  
節軍國之用弛筦榷之利稽古以行道隨時而立法易  
權宜之制定久長之策陛下撫一統之運居萬方之尊  
號令必行禁止必舉茲數者易如反掌耳傳曰雖有鉉

基不如待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今誠陛下立聖功之時興王道之勢矧陛下躬臨大寶已三年矣今之天下古之天下也今之人民古之人民也歷代陳跡簡冊具存三王已前遠而難見魏晉而下陋不足數陛下自視當今事勢何如漢唐之盛時哉有土者不可以言貧有民者不可以言弱以陛下神聖聰明資之以天下之大而未能比隆於漢唐竊為陛下惜之伏惟陛下全王業之艱難握帝圖之宏遠誕布惟新之政博求無隱之言

臣備位周行宣風外計管穴之見曷窺於高明芻蕘之言願預於詢採臣又念御札云善者必加甄賞短者亦為優容臣不閑忌諱輒進狂瞽理誠短矣幸陛下優容之

咸平二年閏三月上  
時為京西轉運副使

上真宗論黃州虎鬪雞鳴冬雷之異

王禹偁

臣際會昌辰忝冒通籍況在分憂之任豈忘報祿之心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

諱之朝即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仰冀  
聖恩稍寬死罪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  
夜鬪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即欲密奏便值鑿駕北征  
既非吉祥嬾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  
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羣雞忽鳴至今時復夜  
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  
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  
天文志等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

蟲之祆又云虎相食者其地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祆又云雞夜鳴主兵革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祆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此皆得於儒學不在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脩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

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為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已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祇不勝德終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申於忠鯁今年禾小稔目下無虞然恐應在它時即合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於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

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啗魯恭雉  
馴桑下臣則有羣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  
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自  
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味蔽之憊冒犯聖慈無任僭

越

咸平三年上  
時知黃州

上仁宗論水旱蟲螟之異 劉 隨

臣聞天地定位陰陽運行二氣至和萬物資始且上天  
不言不能自治遂生聖人以治之聖人至尊不能獨治

遂求賢明以佐之苟聖人推誠以御下賢臣盡忠以事  
上刑罰當其罪爵賞合其宜賦役均平暴橫不作天地  
之間無一夫不獲無一物失所則至和之氣為豐年為  
祥瑞為安寧為壽考其或刑不當罪賞不當功勞役不  
時賦歛繁重君子在下而未見進用小人在上而未聞  
屏黜侵壞綱紀怨讟並興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氣或繆  
戾則為凶年為水旱為災沴為疾疫自古常然甚猶影  
響今則兩宮明聖信任大臣一日萬幾宵衣旰食刑必



審謹恩無偏私誠宜歲必豐穰物無疵癘而乃去年大水包山襄陵墊溺居民傷害禾稼今年經夏時雨甚愆旱苗欲乾晚田未種兼聞磁州大水損壞城池仍知河北數州蟲蝗作孽繆戾若此必有其由竊慮執政大臣措置失所遷除之際或異至公聽受之間或容獻佞或崇不急之務或縱詭隨之情循默自安彌縫或爽又慮凡關百執官守因循事有依違或公行請託侵剝及於苛細喜怒由於愛憎刑獄之中不無冤枉賦役之內豈

盡公平或慮諸路使車州郡守長縱侵漁之吏刻剝下  
民聽狡獪之胥翻覆事實或支移折變有所不均或配  
率科須不從出產以容姦為大體以受欺為吉人贓濫  
之徒善承迎而無失清廉之士踈取奉以致嫌則有互  
掩瑕疵指為和睦巧詞詭詐目為能官詢求若訪於吏  
人善惡遂乖於審實是以紀綱失序冤訴不伸如此之  
徒十常五六積其湮鬱有傷至和水旱蟲螟殆因此作  
臣賦性愚昧備位諫官參校古書比方時事上塵聽覽

伏竊兢兢伏乞將臣此言宣示兩地究其事類何吝改  
更拾遺補闕臣之職業

天聖五年上  
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論星變

劉 隨

臣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上自帝王降及輔相宰制萬  
物感應天文是以政教紊於下則躔次變於上自古聖  
帝明王兢兢業業不敢私縱者畏天命也若政有失而  
不改天垂戒而不懼者危亡之道也近者天象變異驚  
駭羣情避殿曲赦深叶古典臣雖不知星緯之術備觀

史策之文謫見於天警誡人主伏自兩宮臨御於茲七年體貌大臣延納直亮觸鱗犯諱者未嘗加罪巧言令色者必察其非恭儉仁慈動遵典禮故得上下無壅華夷乂安闕政無聞咎將安在臣晝夜思慮疑者二焉切慮邪佞小人急圖富貴顧其資望未得陞遷致有潛結姦雄密為表裏謀傾陷於端士期進用於明時不思撓敗國家且務致身榮達稍萌凶慝亦動星辰前史稱太白食昂白虹貫日者皆古人精思密謀之驗也惟望聖

慈深加審察邪謀不入災異自消兼慮三聖在天百孫  
繁衍定王之外封冊未行雜於庶寮之間班在駙馬之  
下北使每至無以威示遠方聖祖貽謀實欲本支茂盛  
因循歲久未舉典章百官固有嗟嘆三聖豈無動念伏  
望聖慈於皇族中選其賢明依唐朝故事封嗣王羣王  
三五人以應祖宗之意用固磐石之基其次選用大臣  
必從公議古者詢於卿士謀及庶民審重之至也至於  
才高位下公議所歸或因例合遷久未陞獎者亦乞申

命兩府次第舉行昔者宋景善言祇星乃退商湯自責  
化為豐年而况太后聖明皇帝慈儉上天變異不足憂  
虞臣職在諫垣殊無器識敢陳狂瞽不避靈誅

貼黃臣伏見唐堯至聖有四凶在朝大舜繼明方  
乃誅逐是知小人君子自古並生君子多則小人  
衰而天下治小人多則君子衰而天下危自古離  
亂則多太平甚少其故何也蓋佞言似忠謀身巧  
計是以小人多獲進用直言正色邪佞憎嫌是以

君子多遇讒謗此乃邪正各異故相憎也失於防  
察禁制漸難故書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今兩宮  
明聖君子道行小人之心皆不遂志多方求進或  
受貨財保證姦邪上惑天聽伏乞聖慈特加防察

天聖六年上  
時為右司諫

上仁宗論玉清宮災

蘇舜欽

臣聞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  
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寃者無至腹誹則上下之情不

鬱教令之出悅隨然言之之難不如容之之難容之之難不如行之之難有能言之則必容之容之則必行之如此則欲治之主三代之迹也願陛下留意焉臣伏覩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民情嗷嗷如昏墊焉臣謂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僻賞罰弗公之所速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陛下反謂刑獄濫寬之致故肆赦天下以救之殊不念如此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其為濫寬則又加甚古者決



留獄斷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也故赦下之後陰霾  
及今前志曰積寃生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馬乖  
戾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  
數刻而盡誠非慢於禦備乃上天之深戒也陛下當降  
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  
失職之民在輔弼無裨國體者去之居左右竊弄威權  
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虛懷收芻蕘之言庶幾變災  
以答天意辰浹之間不聞有此告諭竊知陛下將計工

役再謀興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往往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行無所貯藏乃作斯宮及其畢功而海內為之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歲連遭水澇雖征賦咸入而百姓頗甚困乏若大興土木之功則費用不知紀極財賦耗於內征役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濟矣况天災而已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已之意逆天不祥安已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豈天譴告而陛下弗悟耶豈知而故為之耶

豈再造以祈天之祐耶臣不得不反覆而量也今為陛下計者莫若來吉士去佞人姑務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寬其征稅則可以謝天意而民情安矣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得天見之變是陛下修道之日豈宜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下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悟焉夫茂陵不及上都也鶴館不及此宮也

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已過是知古帝王急治如此夫火  
不炎上之罰正為是焉臣謹按前漢五行志云賢佞分  
別官人有叙帥由舊章禮重功勲如此則火得其性矣  
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  
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而不能  
救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家子孫之  
讒逐父臣之應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聽讒  
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災豈得亦有是乎願

陛下恭默而內省之省而既知之願陛下悔過而追革之罷再造之勞役行古先之典法非惟大光基業亦天下之幸甚也臣愚妄之言不足益國體之萬一陛下苟

容而行之三代兩漢之風指顧而可致也

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

雨玉清昭應宮災宮凡二千六百一十楹獨長生崇壽殿存焉翌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立成此宮一火延燔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興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各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舜欽時年二十一為太廟齋郎上此奏

宋名臣奏議卷三十七